

第五十八回 敬賢臣君臣暢飲 詐昏迷母女重逢

卻說趙壽回見孟士元父子，把相府門官言語稟明，孟士元曰：「此必女兒恐趙壽訪問，囑托門官詐言出差。」孟嘉齡曰：「來日鄴相再來，便知端的。」父子把此言回覆韓氏，專候來日試探。是日吃了第二劑藥，都又好了幾分。

且說鄴相傍晚令人帶鋪蓋往內閣，自對素華曰：「我要往內閣躲避數日方日，來日家父來請，可說我進內辦事，數日方暇，教他另請名醫，不可延緩。」說罷上轎，逕往內閣去了。

到了次早，韓氏病已好了大半，對孟士元曰：「我今精神加倍，速差人去請鄴相前來，待我細認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我豈不要認女兒，何待你言？」即出來令家人往相府內恭請鄴相前來醫治，家人領命而去。

不須臾，回報相府稱鄴相昨晚進內閣辦事，吩咐須數日方暇，教老爺另請名醫，不可延遲自誤。孟士元入內對滿門說明此話：「看來明是恐伯你相認，故此躲避。」韓氏曰：「如此確是女兒，故不敢來。」嘉齡曰：「今已應效，切不可換醫生，連日服藥太攻迫，今已清安，且停一日，候來日請來未遲。」眾皆稱是。是日韓氏精神更加數倍。

次早，孟士元曰：「不管是女兒不是女兒，今日一定要請來醫治要緊。」即令一名家人，道：「恐門下相阻，帶我的印帖，往相府外伺候，若見鄴相，即便請來。」家人領命，持帖直到相府，問門官，門官稱鄴相尚未出閣。孟家人就在相府門前伺候，連吃飯也不敢回府吃。等了一日，並不見鄴相出閣，直到上燈方回府稟明。孟士元著急道：「連停二日藥，來日若不來，恐病症變更，豈不利害。」孟嘉齡曰：「來日若不來，待兒進閣，務要來。」孟士元曰：「說得是。」

且說鄴相自初二晚宿閣，至初四日，帝退朝回正宮時，皇甫皇后已懷孕，帝因前皇后因產身亡，故更加珍重，夜間不進宮，恐一旦動輿，撞了胎氣，只日間進宮與皇后閒談，夜即宿別宮。當下帝偶問內監曰：「連日何人宿閣辦事？」內監曰：「自初二晚鄴相進閣，日夜批案，至今尚未出閣。」帝謂皇曰：「梁相及六部大臣批案，俱皆不妥，朕務須親自批改，方敢舉行。唯有鄴相批案正當，從無差錯，若是他批過，朕即放心舉行，毋容疑慮，真朕股肱大臣，代朕效勞，且又少年誠實，不貪妻子色慾，不辭勞苦，日夜宿閣，朕真萬萬不及他的辛苦勤謹。」就令內監賜四件點心與他，以為慰勞。內監領旨送去，不須臾回覆曰：「鄴相叩頭領受。」皇后即曰：「陛下真是主賢臣忠。」帝曰：「滿朝公卿，不及鄴相才能，教朕怎不敬重！」

到了晚間，帝退出正宮，獨坐無聊，至初更後，謂小監昌曰：「長夜無聊，卿可燃一小燈，往內閣訪鄴相相談，亦見臣和合之至意。」按權昌年方二旬，作事謹慎誠實，成宗待為心腹。當下點一小燈，帝素服步到內閣前，把守內閣的人役忙前跪下。帝問曰：「鄴相睡否？」人役奏曰：「未睡，正在批案。臣通報，好備迎接。」帝喝住曰：「鄴相為朕批案辛苦，怎好勞煩迎接。不必通報，待朕自己進去罷。」回顧權昌曰：「可吹滅小燈，不許驚動鄴相。」帝即輕步進閣，見鄴相軟巾紫袍素衣，在燈下案前批案，堂上燈燭輝煌，帝深服其辛苦，躡足近前，低聲曰：「鄴先生何必如此辛苦？」鄴相聞言吃一諒，忙舉右手攔住燈影，回身細看，方知是聖駕，慌忙出位奏曰：「臣不知駕到，不曾遠接，罪該萬死。」成宗御手扶起曰：「內閣不比外殿，先生何須行此厚禮。」鄴相曰：「聖人暗室不欺，臣雖在賓賓之中，亦不敢乖君臣名份。」帝贊曰：「先生真古聖賢不及，庸何幸得卿，可謂社稷臣也。」這時鄴相罵把門人役：「御駕降臨，不行通報，下次若再如此，活活打死。」帝笑曰：「非關人役不報，朕因聞卿批案辛苦，不敢勞卿迎接，故不許他通報。」鄴相不悅曰：「陛下下次不可如此紊亂君臣名份。」帝既愧又喜，贊曰：「難得先生鐵面無情，朕甚拜服。」即到當中坐下，鄴相賜坐旁邊，人役獻茶。

帝對鄴相曰：「天下俱道為君快樂，朕道為君實是受苦。喜怒不形於色，恐誤人性命，言語不敢亂道，恐被人察出虛實，內宮妃嬪不敢言笑，恐恃寵橫行，四時果菜不得先嚐，恐吃下作祟，宮外不可閒行數步，看來不及書生，可以遊山玩水，到處留題。」鄴相曰：「陛下乃九重至尊，怎效書生所為？」帝曰：「人生富貴適志耳，孔子亦云：『吾與點也。』朕夙興夜寐，辛勤勞苦，倘一差錯，求為匹夫不可得，不及書生多矣。朕今惟願早生麟兒，長大朕即禪位，以求清福，雲遊天下名山勝景，尋訪神仙異人，以覓長生之路，朕願足矣。」君臣言談之際，聽得更鼓已打三更，鄴相尋思，我係女流，與天子長夜閒談，日後改妝必惹人嫌疑。即奏曰：「夜將四更。請聖駕回宮安寢。」帝曰：「適遇天下昇平，且有先生料理國政，朕得偷閒，又值正宮懷孕，朕長夜無聊，夜欲與卿暢談，方見君臣相得之意。」鄴相心想：「若與帝坐談達旦，日後必有穢言。」乃奏曰：「君臣議論國政，但卜其晝不卜其夜！況所言皆非國政，徹夜言談，外臣必疑此官從趨媚得來，陛下亦失威嚴。」帝笑曰：「先生差矣，先朝太宗到了大雪之夜，猶至趙普家敘談，至今傳為佳話，稱其君臣相得。卿何推辭？」鄴相曰：「彼時太宗與趙普俱曹年邁，故無閒話；今陛下與臣皆年輕，不合議論。請陛下回宮為是。」成宗大喜曰：「朕若肯與臣言談，無不以為欣幸，卿卻以狂言推辭，其鐵面無情，令朕敬服。」吩咐權昌燃燈回宮。權昌點了燈燭，成宗起身，鄴相送行；帝回頭攔住曰：「夜深了，先生免送，各從其便。」鄴相曰：「君臣之禮難廢。」遂送出閣，帝即回宮。鄴相進內，令人役滅了燈燭自己閉了房門，寬衣上牀，自思帝果明哲，深服禮義。來早即當回府，諒母親必換名醫，若再在此，帝雖好意，再來我卻有不便。

到了次早，孟士元自初三停藥，至初五日已停藥三日，令一名家人帶印貼往相府伺候，若覓當即請來，倘早飯不回，當著公子進內閣恭請。韓氏喜曰：「免得老身狐疑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明是女兒，但他為人剛毅，故不敢認。今可依計行事。」

且說孟家家人來到相府，問門首曰：「鄴相爺回來否？」門曰：「尚在內閣未回。」家人即在府前站立。頃刻間，一個家人奔回相府，叫曰：「鄴相爺要回府，快傳執事轎馬前去跟回。」停一會，各人員齊集前去。那下貼家人大喜；不多時，大鑼響亮，鄴相已回。孟府家人奔到翻前，跪下稟曰：「小人乃孟家家人，奉老爺之命，要請太師爺憲駕降臨，前去治病。已候三日。現有印帖在此。」鄴相喝令停轎，家將隨將印貼呈上。鄴相看過，曰：「因國政忙亂，不能出閣。已曾吩咐過家人，教你家老爺早換醫生。何必等待？」下帖家人曰：「門官亦曾教換醫生，奈家主不敢另換，恐誤性命；望太師救濟。」鄴相尋思停藥三耳，未知吉凶，乃曰：「既如此，我隨即前往。」即喚隨從換了自己的名帖回去，然後進入後堂，下轎入內。素華迎接曰：「老爺連日使人在府前候你診脈，可曾遇見麼？」鄴相曰：「方才已遇見了。」素華曰：「既如此用心，必是夫人病中，小姐理當再往一次，諒亦不到敗露地步。」鄴相曰：「姊姊，你心中必說我存心不孝，但我去必定敗露，姊姊信我料事多中。今當前去，使你無與言。」素華曰：「

然敗露，骨肉相認，亦是美事。只須叮囑老爺，不要洩漏便好。」鄺相曰：「任你叮囑，立即洩漏，焉能秘密。」遂同素華吃了點心。

只見女婢執帖報曰：「孟老爺差孟學士恭請相爺到府看病。現在府中伺候。」鄺相曰：「可請孟學士先回，我隨後便往。」再著外邊傳齊轎馬伺候，鄺相由十吩咐女婢退出。停一會，門官入報曰：「轎馬齊備。」鄺相謂素華曰：「來日乃是二月初六日，欽點大總裁之日。朝廷重用老臣，但梁相與家父俱皆老邁。或點我為總裁；你可將我隨身應用衣服收拾停當，倘得為總裁，以免一時匆惶。我亦立願要作大總裁，傳個門生滿天下的美名，我方心滿意足。」素華曰：「小姐有此才學，朝廷定然點著。」鄺相曰：「我此去看病，恐難脫身。若延久不回，你可差人前去，詐稱令尊催我回來收拾衣服，恐朝廷來日欽點總裁。我可脫身回來。」素華曰：「奴家知道。」

鄺相即出門，執事跟隨，直到孟府。人役報入孟士元曰：「鄺太師來了。」孟士元父子即把韓氏用被圍住身子，囑曰：「少停若來看病，可依計而行。」韓氏曰：「是我的女兒，豈不要緊。」孟公父子退出，孟嘉齡開了中門。奔出大堂前迎接。鄺相直如後堂前下轎，孟士元降階迎接到堂上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畢，相曰：「下官曾囑初三日另換醫生，老先生何故反停藥三日？」士元曰：「難得丞相費心，拙內方得殘生，怎敢另換醫生誤事。早間老丞相若不出閣，小兒即要進閣懇求。」鄺相曰：「我只道換醫生，故此延遲，但不知尊夫人病體若何？」孟士元曰：「自藥以後，已經病勢稍安。望老丞相進內看脈。」鄺相曰：「請先看脈，再作商議。」孟士元稱謝，即起身引到臥房，見禮坐下，獻茶畢。

單言韓氏臥在牀上，靜心細看，果是女兒；心中大喜。時孟嘉齡移椅放在帳前，請鄺相坐下。韓氏伸手出帳，扯住鄺相袍袖叫曰：「難得女兒在此，想殺為娘，真是可憐。何不早來相認，好不殘忍！」鄺相面上不悅。掙脫袍袖，來到桌前，發語曰：「婦人家怎樣如此顛倒。」孟士元恐其變臉，向前陪話：「病狂言亂語，望丞相幸勿見罪。」只見韓氏在帳內叫曰：「女兒好忍，既已相會，又走去了，豈不氣殺我也！」一聲響，連被跌下，直挺挺不動，臥在地下。孟嘉齡見鄺相不肯相認，向前來扶起；將身遮住韓氏頭面，假意哭曰：「逆妹無情，既不相認便罷。今枉死，叫孩兒痛死！」孟士元忙向前蹲身抱起，罵曰：「不孝女立心殘忍，當面不認生母。虧你枉送性命，死得不值！」鄺相思，若不相認，倘母親有失，豈非不孝大罪？一時感動天性，顧不得洩漏，奔到韓氏身邊叫曰：「不孝女麗君在此，母親快快甦醒！」淚珠直垂將下來。

孟士元見女兒自認，遂埋怨曰：「女兒好得殘忍，與我同朝多日，不通消息，使我日夜狐疑。」那韓氏好似跌不倒一般，掙坐地上，扯住鄺相泣曰：「虧我四載相思，到今方得相認。」媳婦方氏悶在屏後，忙進房來，與丈夫並鄺相扶韓氏上牀睡下，把帳鉤起，移椅一同坐下。韓氏喜從天降，攜住女兒手問曰：「女兒平日孝義俱全，何不趕早相認；與皇甫郎早完親事？你今不男不女，又累皇甫郎懸望，大為不該。」鄺相曰：「皇甫郎憐新棄舊，且捐棄父母受苦仇怨，又不稟明座主，父子協奏赦有劉家滿門性命，豈有叛逆只罪一人商已？當時詔至內閣，眾臣不服，俱邀我進宮諒阻，我不忍破他姻緣，極力苦勸，眾官方止。及完親之日，我又不妒忌，親往慶賀暢飲。當日我若同眾官謙阻，雖有皇后勢力，亦不能違律法。故梁相與爹爹俱說徇情曲法，他還不知我的恩情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果然，此詔甚是不公，大臣不服。」鄺相曰：「前年劉氏不過私放皇甫郎，亦無甚恩德，論理只好赦其自己完親而已，怎能赦其滿門？似我逃走時，受盡苦楚，我卻又奏主招軍，取中會元。成就他骨肉完聚，滿門富貴。他不念劉氏乃我仇人之妹，完娶用八擡大轎，半朝鑾駕。況我乃是他的恩師，又是當權右相，他仗著父子王爵勢力，不先真師長，算來忘親背師，真是不該。」孟士元點頭道：「劉奎璧害他父親拘禁番牢，母親困居賊寨，他戀劉氏而忘卻父母苦楚，果是忘親背師。」韓氏曰：「莫說女兒怪他娶劉氏坐八擡、用鑾駕，連我的病亦因他娶妻從我門前經過，鳴鑼開道，目無正室，為娘故此激出病來。但有一事可敬。他過娶劉氏多日，立願侯與你相會，方敢和劉氏同牀，至今夜夜尚是伴女兒形圖獨宿，情亦可謫。我近日問蘇大娘方知其詳。」說罷，吩咐女婢曰：「今日相會，速備酒席來慶賀，再備酒飯賞勞跟隨人役。但相會之事，不可使外人及家人知道，倘有多言洩漏；立即話活打死！」女婢即通知眾婢。只稱鄺相在花廳飲酒，俱不敢洩漏真情。當下鄺相曰：「這皇甫郎作怪，他既娶劉氏，偏不完親，只是何故？且女兒一介書生，蒙朝廷聖恩，摧登榜首，轉升兵部，總管天下武彝；旋升右相，身壓百僚，言聽計從，恩遇極矣。昔《春秋》有云：『友知報友，君知報君。』況皇甫郎有妻，不致絕後，只是女兒不孝，不能特奉父母，罪之大也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